

魏
書

第二
八冊

魏書
第八冊
PDG

魏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六

甄琛

高聰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凝州主簿琛少敏
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頗學經史稱有刀筆而形
貌短陋眇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
手下倉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
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爲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
乃以園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
然慙感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
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爲高祖知賞轉通直散騎侍郎出爲本

州征北府長史後爲本州陽平王頤衛軍府長史世宗踐祚以琛爲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轉通直散騎常侍仍兼中尉琛表曰王者道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物爲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爲民所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祕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爲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障護雖在公更所以爲民守之耳且一家之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養以爲國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醢醢是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爲黔首生鹽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

患乎貧而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
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饑或訓衣以除其弊故周詩稱教
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導養爲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理
識無遠尙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
遠大惜此近狹今僞弊相承仍崇關鄺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
之輸是使遠方聞者罔不歌德昔亶父以棄寶得民碩鼠以受財
失眾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稅惠實遠矣語稱出內之各有
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爲災況
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者藏於府
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於府者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
民貧則君無所取願弛茲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
使之監導而已詔曰民利在斯深如所陳付八座議可否以聞司

徒錄尙書彭城王勰兼尙書瑯嶠等奏琛之所列富平有言首尾
大備或無可貶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爲
可竊惟古之善爲治者莫不昭其勝途悟其遠理及於救世升降
稱時欲令豐無過溢儉不致弊役養消息備在厥中節約取足成
其性命如不爾者焉用君爲若任其生產隨其啄食便是芻狗萬
物不相有作宋矣自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然恩
惠旣交思拯之術廣恆恐財不賙國澤不厚民故多方以達其情
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川輕在民之貢立稅關市裨十一之
儲收此與彼非利已也同彼就此非爲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
天地之民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徹商賈給戎戰賦四民瞻軍
國取乎用乎各有義已禁此淵池不專大官之御斂此匹帛豈爲
後宮之資旣潤不在已彼我理一猶積而散之將焉所吝且稅之

本意事有可求固以希濟生民非爲富賄藏貨不爾者昔之君子

何爲然哉是以後來經圖未之或改故先朝商校小大以情降鑒

之流

疑

興復鹽禁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遂

令細民怨嗟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

廷明識聽營其閒今而罷之懼失前旨一行一改法若易其參論

理要宜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興制利民亦代或

不同苟可以富氓益化唯理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

也可從其前計使公私並宜川利無擁尙書嚴爲禁豪彊之制也

詔琛參八座議事尋正中尉常侍如故遷侍中領中尉琛俛眉畏

避不能繩糾責遊凡所劾治率多下吏於時趙修盛寵琛領身事

之琛父凝爲中散大夫弟僧林爲本州別駕皆託修申達至修姦

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修鞭猶相隱惻然告人

曰趙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修死之明日琛
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尙書兼尙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
之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放蛆來今
晚始顧雖以戲言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公錄尙書北
海王詳等奏曰臣聞黨人爲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
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淵
鑒幽隱恩斷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蔚以增光鴻猷於焉永泰謹按
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
況趙修奢暴聲著內外侵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便
往來綢繆結納以爲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
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
人又與武衛將軍黃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

修景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已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爲鄙詐於茲甚矣不實不忠實合貶黜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旣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修是親是仗交遊之道不依恆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託緇黠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三十餘人始琛以父母年老常求解官扶侍故高祖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兆之內手種松柏隆冬之月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

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產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廁帷幄琛高祖時兼主客郎迎送蕭隋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歎詠之纘子晰爲胸山戍主晰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已六十餘矣乃納晰女爲妻婚日詔給厨費琛深所好悅世宗時調戲之盧昶敗於胸山詔琛馳驛檢按遷河南尹加平南將軍黃門中正如故琛表曰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宗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

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爲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卽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今擇尹旣非南金里尉鉉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遊附黨連羣陰爲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爲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卽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汎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

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之者進而爲之則督責有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爲遊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至今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如故大將軍高肇伐蜀以琛爲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領步騎四萬爲前驅都督琛次梁州獠亭會世宗崩班師高肇旣死以琛肇之黨也不宜復參朝政出爲營州刺史加安北將軍歲餘以光祿大夫李思穆代之時年六十五矣遂停中山久之乃赴洛除鎮西將軍涼州刺史猶以琛高氏之昵也不欲處之於內尋徵拜太常卿仍以本將軍出爲徐州刺史及入辭肅宗琛辭以老詔除吏部尙書將軍如故未幾除征北將軍定州刺史衣錦晝遊大爲稱滿治體嚴細甚無聲

譽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也光亦揣其意復書褒美以悅之徵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正光五年冬卒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司徒公尙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亾者屬所卽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遇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

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
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袵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
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
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
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
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謚何
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複謚謂宜依謚
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
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必準人立謚
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琛祖載肅
宗親送降車就輿弔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
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官清白自高祖世宗咸相知待肅宗

以師傅之義而加禮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磔四聲
姓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於世
琛長子侃字道正郡功曹釋褐祕書郎性險薄多與盜劫交通隨
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歐擊主人爲司州所劾淹在州獄
琛大以慙慨廣平王懷爲牧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託左右
以聞世宗遣白衣吳仲安敕懷寬放懷固執治之久乃特旨出之
侃自此沈廢卒於家

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習吏事太平中上高祖頌十二篇文
多不載優詔報之琛啟除祕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
普惠等飲戲免官任城王澄爲司徒引爲功曹參軍稍遷尙書儀
曹郎有當官之稱肅宗末定州刺史廣陽王淵被徵還朝時楷丁
憂在鄉淵臨發召楷不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值鮮于修禮毛普賢

等率北鎮流民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內先有燕恆雲三州避難之戶皆依傍市廛草廬攢住修禮等聲云欲收此輩共爲舉動旣外寇將逼恐有內應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收州人中麤豪者皆殺之以威外賊固城民之心及刺史元罔大都督楊津等至楷乃還家後修禮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爲中書侍郎尒朱榮之死帝以其堪率鄉義除試守常山太守賜絹二百匹出帝初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取爲儀同府諮議參軍天平四年卒年四十六贈驃騎將軍祕書監滄州刺史

楷弟寬字仁規自員外散騎侍郎本州別駕稍遷太尉從事中郎治書侍御史武定初謝病還鄉卒於家

僧林終於鄉里

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欲頗涉書史太和中奉朝請密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作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手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既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謂良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也歷太尉鎧曹遷國子博士肅宗末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時賊帥葛榮侵擾河北裴衍源子邕敗沒人情不安詔密爲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全鄴之勳賞安市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廷尉少卿尋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初車騎將軍廷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出爲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興和四年卒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靖長子儉字元恭官至前將軍太中大夫卒

儉弟蹟有才學亦早卒

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尙書太祖平中山入國世祖時拜中書侍郎眞君元年關右慰勞大使二年拜使持節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卒贈征東將軍燕州刺史諡曰穆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尙交結勝流太和中釋褐奉朝請稍遷伏波將軍任城王澄鎮北府騎兵參軍帶魏昌縣令吏民安之後爲北中府司馬久之除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間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

子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歷郡功曹州主簿延昌中釋褐奉朝請冀州征東府長流參軍轉相州中軍府錄事參軍定州別駕後除